

小 楼 梦 回

周培贤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培章是我的老同窗学侣，最好的朋友，说同窗，不是俗常泛词，是名实相符的实情，因为我们确是同窗共砚，那时是住在燕京大学的“四楼”——四楼是从西校门内“贝公楼”之东北、未名湖畔而数的第四宿舍楼，朱薨画栋，玉砌雕栏，两层民族风格的楼房。时间是从1947之秋到1948之冬。但我们之相识结交却早在1940年。

那真是说来话长。为本书作序，似不应过于繁絮，但也不能一字不提。简略而叙，我在小学到中学的年级班次要比培章较高数年，战乱频仍的时代使我直到1939年才考入燕京大学，当年无力入学，次年即1940之秋，我方步入美丽的燕园。因我是天津人，很快认识了天津的几位同自新学书院而考入的新同学，而其中使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就是培章，他人才出众，仪范超群，谈吐脱尘，识见朗彻，实乃同侪中的不凡之器，一望而知可知的。

我们是隔系的学子，但十分相投，很快成为好友。

谁知，刚刚到了第二年（1941）的第一学期之末，日军发起“珍珠湾事变”的同一时刻，包围、封锁、解散了燕京大学。

我们这一辈青年，都是当时困于沦陷区（平津大都会）的爱国好学之人，其所以选中了燕京大学，就是把它当做“避秦”的桃源（因是美国教育家创办的第一流高等学府）。

这样，我们星散于四方，不得联系。好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这中间已是六年的光阴逝去了。

在沦陷痛苦“匿居”（避敌伪汉奸组织搜索知识青年）之中，常发梦想：有朝一日，抗战得胜，培章会在大后方建树功勋，回

到天津，重得握手相聚，叙旧谈新，扬眉吐气……。

信不信由你，这一梦想竟变成神话和实际——他真的回到了津门，身份是收复天津的盟军（美军，那时美军飞机从大沽口、塘沽港而入境，国民党军是后来才接管的）所同来的联络官（Liaison Officer）。

我们像在梦境中重晤，其情怀真是一言难尽。

美军撤后，联络官的职务已经完成之后，培章遂将8年以来的最大心事——卫国之后复学，以遂平生在学业方面的夙愿，提到了第一位而力谋实现。

这恰好也是我的大愿。于是我们一同赴京，返校，继续6年以前中断的攻读生活——我们愉快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同窗！

香山、颐和园，京郊西山一带，是我们共同快游与畅谈的胜境，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与形影（照片）。

但是，历史的轨迹不停地前进，1948年冬，他离京赴港。从此，我与他又断了学谊因缘。

培章怎么样了？我后来时常向可能提供线索的人去求问，可是皆无确讯。

……

现在，培章的叔伯妹妹培贤女士，竟为她的兄长写出了一部小说形式的文学作品。这很出我意外。

虽然我双目损坏，已难尽读其全部，但也是十分欣赏感叹她的心意与文才。她要我为此撰一小序，我想，数十年前的同辈已然凋零殆尽，大陆上知道培章的人恐已不多，我是他的老友，义不容辞，遂将旧事遗痕，粗记于此，以代序言，兼以纪念我们的友情。我感到这一作品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个侧影、令人为之感叹：中华人才的诞生、成长、曲折、挫折……以至不能尽展其才气抱负、爱国为民的壮志仁怀，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损失。培章的一生，有幸有不幸，是由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从这部小说中,令我们增添珍惜人才的无限惋惜与珍重的心情,其价值就在于此。

回忆作者拿着书稿为核实书中培章的某一情节找到我,我方得知她为写此书呕尽心血,几经修改,前后历时14年之久,其精神令我感动。

从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民生的风貌和各个阶层不同人物的命运,这就说明它颇有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如今这部小说费尽周折终得付梓,我为此感到欣慰。

戊寅秋深周汝昌草于京郊

人生不是梦（代序）

跟周培贤老师在一起，你觉不出她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她的言谈举止，她的音容笑貌让你感觉到她仿佛才三十七八岁。

的确，她并不显老。在她身上，感受不到苍茫的暮色。这是因为她心中涌动着难以泯灭的生活激情。这种生活激情使她生命旅途的风帆永远向前，这种激荡着青春气息的情愫，给她晚年的生命涂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也许，正是这股生命的热流，使她难以合上心中流逝光阴的纪念册，使她在流光碎影中不断发现记忆中最灿烂的“鳞片”。于是，她不停地写作，把记忆的帷幕拉开，让逝去的人和事，变成她小说中的艺术形象。

她的勤奋和激情，使我们有幸能看到这部浓缩人生的小说集《小楼梦回》。

周培贤老师爱做梦。《小楼梦回》恰如她 70 多年的生活写照。现在，当她把萦绕在脑际的梦，变成文字时，让我们在她的“梦”的演绎中，依稀可见她走过的足迹。还有她对现实的感悟。

像做梦一样，我跟周老师相识了。我常想，假如那年我不写那篇文章，假如我在那篇文章里不提那位老人，我不会认识周老师，或者反过来说周老师不会认识我。

为什么说像做梦一样呢？生活中往往有这种巧合。这种偶然的机缘，有许多时候令我们难以领悟。1992 年冬，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杂院变奏曲》的报道。文中提到了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住过的院子。周老师正是沿着这个踪迹来找我的。她一连写了两封信，都没引起我的注意——我平时收到的读者来

信太多。生活节奏匆忙的我，常有疏漏的时候。巧的是周老师亲自到报社来找我时，我们在楼道里不期而遇。她告诉我正在写一篇小说，小说里有个人物的生活原型就是这位著名的红学家，她为了核实两个情节，寻找他已经两年了。我的文章为她提供了线索。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把周先生的住址告诉了她，并且给周先生写了一封信……

从此，周老师跟周汝昌先生取得了联系，从此，我跟周老师也成了朋友。

梦——当然也是一种巧合：周汝昌先生和周培贤老师都姓周。周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周培贤老师的小说集叫《小楼梦回》，都有一个“梦”字，一个是“红楼”，一个是“小楼”。

不过，周老师跟周先生并不沾亲带故。他们算是同乡——都是天津人。周老师的叔伯哥哥曾跟周先生是同窗好友，俩人的关系莫逆，从周先生为周老师的《小楼梦回》写的序言中，可见一斑。

周老师的家离我们工作的报社很近——斜对门。但是，她很少到报社找我，有事便写信，好像她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这一方面证明，她是那么善解人意，晓得我忙，怕每次造访耽误我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她的笔勤。在几年中，她先后给我写过上百封信，许多信都是有感而发，文笔之流畅，宛如一篇篇散文。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周老师家拜访的情景。那是盛夏的一个傍晚，我从报社出来，绕道走进了那个小院。

周老师正在浇花。她住的两间西屋，房檐下摆着许多花盆，茉莉、栀子、牡丹，开得正艳，喇叭花的枝蔓已经爬到小厨房的房顶。

她直起腰，热情地招呼我进屋，门刚打开，两只猫从里面蹿了出来。她笑了笑说：“我喜欢养这些小东西。”

她孤身独处，也许需要这些小动物来陪伴她解闷。当然，她

喜欢花草，是出于她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的天性。

她的屋子显得有些凌乱，写字台和沙发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式样早已过时，而且陈旧了，电视机是9寸黑白的，墙上贴着从挂历或书刊上剪下来的西洋名画，房间里最整洁的地方是她的小书架。她就是在这种环境里从事写作的。

周老师告诉我，拆迁单位原本分给她两居室楼房，但她不习惯住楼，用两居室的楼房换了这两间平房。

这是北京城里很典型的大杂院，院里的住户多半是工厂的工人或职员，可以说是很普通的市民。论学问，只有她还算是知识分子。她喜欢跟这些普通市民做邻居。跟他们一起生活，她觉得有滋有味，这让我懂得了她写小说的素材是怎么来的。

写作是一件极艰苦的事，特别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写作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其中就有安逸的诱惑。因为写作要忍受寂寞。周老师是退休以后才拿起笔的。写出第一篇小说后，便一发不可收，一连气写了28万字的作品。我所说的这一连气，是14个春夏秋冬。我常常想，这位老人在冬天寒冷的日子里，深夜在灯下爬格子的情景，这是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在长达14年的日子里，写作成了周老师生活的惟一寄托。她跟她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从遥远的30年代，一直“走”到今天……

周培贤的祖籍是云南，1925年11月出生在山东荣成县的一个海岛上，四五岁随父亲离开山东，她父亲在海关做事，这一职业决定了他总要四处奔波。周培贤曾随父亲去过香港、广州、烟台、塘沽，最后在天津定居。她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学校念书，所以，她的生活理念多多少少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1944年，她从天津圣功女子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组，大学4年，对她影响较大的是西语系主任朱光潜先生和几位有民主进步思想的老师，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和其他教师

的进步思想，为她后来从事小说写作打下了基础——她的小说中的人物有几位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其生活素材均来自这一时期。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天津，由一位中共地下党的党员把她介绍到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当翻译和打字员。1951年，她在天津女一中教语文，从此当了近30年的中学教师。1952年，她在天津结婚，爱人在海关总署工作。1953年，他因爱人调到北京，遂转入北京女一中（后改为161中学）教书。直到1982年退休。

周老师从上小学起，就酷爱文学，除了文化课外，她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她非常喜欢巴金、冰心、张爱玲、郁达夫、许地山等作家的作品。外国作家，她崇拜英国的莎士比亚、哈代、奥斯丁、德国的歌德、法国的雨果、福楼拜及印度的泰戈尔等人，他们的作品，作为她书架上的常用书。我们从她的这部小说集中，可以看出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对她的影响。

退休以后，她有了充裕的时间，也有了创作的冲动。据她说，她最初写小说是从怀念自己的姐姐开始的，由姐姐引发了对其他友人的缅怀与追思。收到《小楼梦回》集子中的4部中篇和4部短篇，共写了1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如凤姐、银姑、霜姨、郭小姐、孟蕙芬、李樱、姜梦林、夏郁章、谢子良、文玉、金秋野等，都有生活原型，这些人物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生活场景，我们从他们的悲欢离合中，能够体会到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和人物的命运。

周老师讲述的是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从这些曲折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她的笔触相当细腻，她说：我讲的是故事，但写的是人情亲情友情爱情人间真情。一个情字，可知她感情的真挚和热烈。她曾对我说：“写作使我的时间倒流了，许多人物就好像活在眼前，跟我直接对话，激情一上来，我便难以控制，经常深夜起来，一直写到天亮。”

周培贤老师的小说在语言和叙事风格上，讲究细腻微妙的心

理活动描写，这种心理分析，并没采用冗长的内心独白或枯燥繁琐的解剖，而是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和心理三者融为一体。此外，作者在语言运用上，色彩鲜明，常常抓住记忆中最深刻的生活细节，来加以铺陈，构成某种气氛，引发人们的想象空间。

《小楼梦回》的这些写作特色，使人联想到张爱玲的小说。同样，张爱玲的小说也是写儿女情长，也是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是偏重于人物的心理刻画。但是相比之下，张爱玲的小说在构思技巧和语言风格上要胜周培贤一筹——张爱玲毕竟是现代著名作家。可是，在人物生活的社会面上，在人物活动的时间跨度上，以及人物所展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上，周培贤的小说要比张爱玲的小说更有广度。因为，毕竟周老师是在人生暮年，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之后，才动笔写小说的。

有位朋友看了周培贤的小说，竟脱口而出：“好像是张爱玲写的”。这自然是以二人艺术的风格相近而言。我拜读了《小楼梦回》的几篇之后，也有这种感觉。由此可见，周培贤的创作受张爱玲的影响之深。就这个问题，我曾问过周老师，她说，在上中学时，就开始读张爱玲的《心经》和《金锁记》。张爱玲是她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

自然，从才气和知名度上说，周培贤跟张爱玲是无法相比的。但她的小说的确有张爱玲小说的“影子”。

无论怎么说，周培贤的小说是用心去写的。收到集子中的有几篇是她增删多次才定稿的。一位退休老教师倾14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28万字的小说集，这件事本身，就有其难以评估的社会价值。

周培贤老师为《小楼梦回》的出版，等了近3年，这期间，许多老艺术家和她的朋友，看到她这么好的小说难以出版而惋惜。为了出版这部小说，著名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帮助过她，并亲自为她的书写了序。北京出版社的高峰女士和她的丈夫著名书

法家、作家丑牛帮助过她，丑牛先生为她的书题了字。北京燕山出版社的陈果先生被周老师的写作精神所感动，主动承担了此书的责任编辑工作。我想当这部小说集问世的时候，周培贤老师会由衷地感谢这些朋友们的。

周培贤老师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但她写出了有些作家写不出来的小说。周培贤老师不想演绎人生，但她的小说却让我们看到了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和许多小人物的命运。这些人物命运，令人回味无穷。周培贤老师做了一个“梦”，掩卷沉思，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老教师一生的追求。

《小楼梦回》写得不是梦，它告诉我们的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是真情。

永不言老的周老师创作的小说，值得人们一读。

刘一达

1999年1月

目 录

郭玉倩〔Chefoo 的郭小姐,梨花仙子〕	(1)
秋花	(77)
小楼梦回	(103)
凤姐	(177)
银姑	(252)
霜姨	(273)
山桃花	(292)
虹	(336)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红楼梦“黛玉葬花词”

郭玉倩〔Chefoo^①的郭小姐， 梨花仙子〕

—小引—〔Foreword〕

1945年，8月底的一个黄昏。

在北大求学的我，暑假回到天津。

那天，正当大家吃晚饭时，忽然外面一阵骚乱，大弟赶忙走出去看了。

胡同的两扇大门大敞大开，一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驶入507号大院内。车子的左侧悬挂着一面美国的星条旗，右侧则是一面国民党旗。

一位身着浅绿色美式军装的年轻军官正从车子内走了出来。他看了看三扇同样颜色的棕色大门，正要走进当中这扇门时，弟弟问他找谁，他不作答，径直朝门内走去。这时大门外围观的人不少。

① Chefoo 即山东烟台。

他走到院子当中，抬头观看，我母亲正从屋中走出来，站在高台阶上面，“这不是他郁章大哥吗?!”

“婶婶，您老人家可好啊!啊，这么高大的两棵无花果树!结了果，从二楼平台上伸手便可摘到。”郁章大哥望着那两棵从台阶下两侧生长出来的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的宽阔的叶面上泛出来清淡的香气，枝头上缀满了浅绿色的、饱满圆润的果实。

我在屋内听到母亲说是郁章大哥，赶紧撂下手中的书，从里屋迎了出来，果真是几年不见的郁章大哥回来了。我真高兴，又见到了大哥。(大哥长我五六岁，确实是老大哥)

郁章大哥变多了。

他戴上了眼镜，神情上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你看他足登黑色高统皮靴，身着美式军装，腰系皮带，头戴美式军帽，身姿挺秀，仪态潇洒。

大哥的英语没得说，已跻身于官场，做了接收平津的美军骆基上校的联络官。他在印度和英国嫂子结了婚，外国嫂子给他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小混血儿。大哥有任务先行，嫂子他们尚未到。

那些日子，天津市中街（后称解放北路）各大照像馆的橱窗内都摆上了美军接收平津的大幅照片，从那些摆出来的照片上都能看到大哥的身影。

大哥的到来，在我们家掀起了波澜。

这一天夜里，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不少甜蜜和辛酸的往事，使我久久不能成寐。

假如时光能倒流，是不是能消除那么多遗憾?!但是……。

大哥是我大伯父的独生子。

大伯父从天津海关内班告老还乡后，大哥一直住在天津我家求学。一直到1938年天津发大水时，天津海关用一艘大火轮（叫神户丸）把孩子多的海关职员和他们的家属送往山东烟台（说是

怕洪水过后会流行传染病)。我们全家从二楼窗户出来，在马路上坐船离开了旧址。大哥到新学书院去住宿，继续在天津求学。

大哥那年回故乡探望父母，路过烟台，住在我家。我们和他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期。

小日本鬼子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无条件投降，没想到大哥竟然回来得这么快。

有一天，大哥和我说：“你将是莫邪岛上的第一顶方帽子。不过，从学校毕业后，到了社会上还得继续学习英语，才能胜任工作。”大哥的话，确实是语重心长，但对于不谙世事的我会体会得尚不十分透彻。

他还和我提到了郭玉倩小姐。

他的谈话撞击了我心灵上当年回忆的大门。

“桅子，你的那位俊美非凡的、Chefoo（烟台）的郭小姐，梨花仙子现在何处？！”

我多么怀念那三面环山一面环海的、青山绿水的、气候温暖宜人的小城镇——烟台市！

我曾经在那儿完成初中的学业。在那段特有的、童话般的岁月里，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平凡的而又有个性的人物，而郭小姐最令我倾心。

要想追寻郭小姐的芳踪，那只有踏着烂熳的春光去寻，因她是在春风雨露中盛开着的、皎洁似玉的梨花啊！

（一）教堂惊艳 [finding out a beauty in Church]

1939 年春。

烟台，风光明媚的小镇。

在这个城市内，盛行基督教。

我们培真女子中学便是由一个英国牧师娘开办的。每天清晨，上课前，学生们由牧师、教师带领到二楼小礼拜堂内去作礼拜，祷告，唱赞美诗，查圣经等。恭听中国老牧师布道。最后，由牧师、教师或英国牧师娘领着我们大伙儿向上帝作忏悔性祷告。

这个星期日。

我和同学去教堂作礼拜。（我们在一固定教堂作礼拜）

教堂的钟洪亮地敲响着，好像整个沉闷的烟台市被钟声所惊醒。

我和同学谭玲在教堂内静静地聆听着江边树牧师讲道。

提起江边树牧师来，有一些细节不妨略微谈一下。他又是我们初二班的化学教师。他30岁出头，上海人。虽不能说是一表人材，却也不乏潇洒的风度。事实上，他对化学懂得不是很多，他之所以有幸担任化学教师，恐怕和他的牧师身份不无关系。

我曾在校长室外，亲耳听到，江牧师向英国牧师娘夸奖一位女同学，他说话嗓音不算小，好像无所顾忌。他力争必须给这位女同学奖品，他说除了发给我们每人一本中英对译的新约圣经外，还得额外奖给那位女学生一面小座钟。其实这位女同学在班上并非首屈一指，成绩平平，所以能得到江牧师的垂青，实属有因——这位女同学是江老师的崇拜者，当然这位女同学模样不赖。江牧师偏爱模样俊的女孩儿是尽人而知的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写给女同学的纪念册上的题词有时蹦出“剪水双眸”等词藻。

上化学课了，有时他背向着我们，脸朝着黑板，手里面捏着一根粉笔去演变一个化学方程式。他沉吟半天，也没有写出来，这时他手捏着白色粉笔轻轻地敲击着黑色的木板，显现出了透心烦的样子……此情此景，连我们坐在位子上的学生也感到尴尬。

想想他在教堂布道台上慷慨陈词的形象，再看看他目前在黑板前的处境，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花了？！

难啊，作人真难啊！

江教师在布道席上曾宣称他曾三次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只因信奉了基督教，才获得了重生。当然这个重生的获得和他那位矮墩墩胖乎乎的、一笑便崭露出两颗金牙的传教士妻子有干系。有时在街上看到江老师抱着他那个五官生得不甚端正的男孩儿，心满意足地走着，着实为教师庆幸。

这个星期日上午，在教堂中，我们那位做不出化学方程式的老师又在布道台上侃侃而谈，无论如何，我在虔诚地听着。

不料，谭玲拉我的胳膊，和我耳语，“喂，往后边瞧来又往后边看，后排有位戴着一大串金镯子的绝世美人哪！你看她一抬手，金镯子便叮咚作响呢！”

好奇心所驱使，我不禁回过头去。

在我们的后边坐着一位穿着深紫长袍，外罩雪青薄毛衣的小姐，正和一位中年妇人细声说话。她的花容月貌自不必赘述，最令我惊诧的是她的左手腕上约莫戴了足足有七八个精致细巧的小金镯子。当她抬手轻轻撩拨她的秀发时，那些精巧的小金镯子便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悦耳的金器声。

还有令我惊奇的是她在教堂中穿着紫色的长袍，圣经箴言 31 章曾说过有才德的女子穿用细麻布和紫色布做的衣服说明她的贤德，这位小姐想必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了。我这样暗暗作想时，没想到我的神态立即被那位戴金镯子穿紫袍的小姐发觉了。这位金枝玉叶把她那乌黑明亮的双眸瞟向了我，白皙润美的脸颊上浮现出浅浅的笑靥。“怎么样，我的话不假，是位绝代佳人吧？！能和古代希腊美女海伦相媲美吧？”

“她确实有惊人之美，有眼力。”我不禁又回头望了望，“但不知是何方佳丽？烟台这地方不大，怎么没有耳闻又从未巧遇？”

江牧师的布道结束了，当他带领教徒们祷告，背诵主祷文的时候，又令我吃惊的是那位戴金镯子的小姐却搀扶起那位太太缓步走出教堂，看来这位美得像一首诗一般的小姐是不拘泥于形式

的，竟然在主祷文没背完时，便走出了教堂。

回到家中，少不了把在教堂中之所见，向母亲倾诉一番。

母亲听后沉吟了片刻道：“听说烟台海关郭先生家有位千金是容貌出众，不知你见到的那位小姐是不是她？”

母亲看着我又接着说：“又听说郭家老家在东北，他们家可阔啦！除了开金店，钱庄以外，还开当铺，烟花馆什么的。郭太太便是从刚买来的女孩子当中挑选出来给郭家做了儿媳妇。郭太太的身世她女儿未必知道，如果有一天见了面，可千万不能提呀！”

“妈妈言之有理，这事确实提不得。”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奇异的梦，仿佛置身于五彩缤纷的幽谷里。

在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在低声呼唤，“倩倩，倩倩，我们生来有缘份，我多么爱你，让我紧紧地拥抱你，吻吻你，这山谷里弥漫了醉人的气息，像你那朱唇间的香气……倩倩，倩倩，我多么爱你，爱你。”

我蓦地醒来，什么也没有。

“谁是倩倩？！这梦好生奇怪。”

在烟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上帝！

（二）雨中行〔walking in the rain〕

天下着细雨。

放学了，我和妹妹没带雨具。当我俩淋着细雨，加快脚步沿着高坡马路往上走时，猛一抬头，看见前面高坡上走下来一位张着花伞的女郎。高挑身材，步履轻俏。我看着眼熟，不期发现她打雨伞的左手腕上戴的那串金手镯，我忽然眼前一亮，“咦，敢情是教堂中那位穿紫衫的女郎呀！”

于是我用右肘顶了一下妹妹说：“瞧那小姐身材多婀娜，走起